

闭幕式大会发言



我今年大学毕业,22岁,应该是参会者中相对年轻的一批,很幸运能参与到这样的盛事之中,分享一点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从一个人的戈壁走向文学的绿洲

李春华(李璋)



我来自新疆克拉玛依,一个祖国西北边陲的石油城市,至今我不敢称自己为作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字眼,自己的创作还未抵达其高度。

从收到新疆作协关于青创会的通知开始,我激动到现在。不知道这次我会看到学生时代一遍遍读过的书的作者吗?他们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者、引路人。还有会不会见到,在杂志上看了就喜欢,然后买来作品集读,和自己同龄的青年作家?他们让同时代的我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不寂寞,并且有了暗暗追逐的方向。

高中时代,我爱写一些自己对未曾抵达的地方的幻想,种满虞美人的泗水河畔,高楼林立的上海,遥到天际的大海……亲戚看了我的笔记本后善意提醒,难道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吗?写心得发发博客就行了,人还是要现实。我那时非常诧异,我可以和作家联系起来?毕业那一年,舍友们都忙于考证和考研,我曾经也尝试过,但是耐心都不大,基本上买来的辅导书激动地看个前言就没了后劲。但是我有一个耐心很大的事情,就是写作,我可以五六点起床、一两点睡觉,伏在床头的小桌子上读书或写作。那时候,我开始写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返青》,没有想过发表,只是想将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节气一到,麦子就返青了”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写出来。

做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中间派”

季越人

和消灭的,他们称之为闲书,就是打发时间看的书。

跟很多那时候的同龄人相反,我其实是先看严肃文学,等到了一定的年纪,我才接触到网络文学,那时小小的梦想当然是成为一个作家。很早的时候,我就形成了一种很严肃的阅读观,那就是好的书必须是让人哭的书,让人惊心动魄的书,让人难以忘怀,看过之后仿佛被咬了一口、撕心裂肺地疼起来的书。

但对我这样的普通年轻人来说,发表实体小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但遥不可及,甚至是说出来就有些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事情。手边最近的就是网络小说,于是等到上了大学,年龄大一些,我很自然地开始写网文。

一开始我信心满满,自信得不得了,我觉得不就是创作吗?我为什么一定要被网络和严肃这两个定义分割呢?网络文学是给人快乐的,严肃文学是给人真相的,我为什么不能既给人快乐、又给人带

来真相呢?

但是网络文学是什么文学呢?它是一种胜利的文学,至少是一种以胜利为基础的文学,主角最好不要失败,如果失败,那这种失败必然是为之后更大的胜利作铺垫,读者在读故事的同时,其实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那就是不到故事结局,甚至到了故事结局,主角也不会死,主角当然不能死,甚至不可以吃哑巴亏。

可事情的真相不会总是胜利,在我的创作理念里,死亡和悲剧是一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我过去的写作中,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会因为伟大的牺牲,甚至还会因为小小的失意,死在一个小人物手里,或者是因为一个笑话般的错误而毫无意义地暴毙——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被大部分网文读者所接受的,即使你写了一本群像文,读者希望见到的也是伟大的牺牲,有价值的牺牲,他们允许角色死亡,也允许角色受挫折,但是死亡和挫折必须和价值挂钩,这就限制了一大部分的悲剧

性,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尽力地做调和,一本网络文学需要考虑的有很多,有所谓的节奏、爽点、一切一切围绕这个胜利而衍生出来的目标,更多的读者希望看见这一次的失败,在几百几千字后就马上能焕出更大的成功,主角团尽心尽力获取的一样东西必须是物超所值的,至少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一点上,我无疑做得很失败,常常让我的读者觉得,看这本书爽不爽不起来,无聊的部分又很冗长,好不容易有了几个亮点,不是悲剧就是死亡。有的读者劝我说,网络文学它就是个商业小说,你要把你的作品当作是商品,何必吃力不讨好呢?何必在网文中追求深度?可未来怎么样不好说,如今我是个“中间派”,在中间做调和的总是没有太好的下场,我并非要求我的小说有什么教育意义,只希望有人读了,不必争吵,各能看出各自的道理,而非看出一连串的胜利。



以文学批评参与当代文化创造

杨辉

做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十余年,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怀,那就是如何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学术研究虽不必强与人异,也不能尽与人同。丰厚的文化传统珠玉在前,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我们需要“顺着讲”“移开讲”,甚至“逆着讲”。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都需要因应时代和现实之变,做儒家所说的因革损益的工夫,在对前人的既成之论深切领会的基础上,创造与新时代新观念新经验相应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因此,充分感应广阔、丰富、复杂的时代和现实议题,在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的基础上形成融通古今、贯通中西的文化视野,始终置身生活和文学现场,于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交互成就中生成、阐发和回应具体问题,是文学批评发挥其文化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

学术生命根基于时代感应,文学批评亦是。能否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深度理解、把握和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是批评的理论创造能否及物,并落实、证之于生活实践的重要标志。批评论题、话语的生成也并非单纯的、不及物的、自足的理论自我推演,而是有着朝向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涵。正在行进中的现实生活波澜壮阔、维度多端、意蕴丰富、气象万千,书写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所能打开的境界也不止一维。如不能突破固有观念,则古典思想、文化的现代转换难以落到实处。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文学问题并不能在文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在文化、思想、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整体理解和处理。

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先决条件。落实于文学批评上,既需要克服“以西律中”的思维惯性,确立以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为核心,融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和理论视野,也需要以此为基础,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需要重启古典文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的解释效力,还需要打破现代以降所形成的所谓的“纯文学”的观念迷思,重新将文学理论放置于时代复杂的文化和生活语境中做价值和价值的考量。亦即将文学文本视为历史、文化、现实生活、创作者个人的生命际遇等等交互成就的复杂成果,并在多元多样的视野中做价值的阐发。如此,更贴近中国文学传统的根本意蕴和基本面相。也就是说,突破简单受容西方理论的“外造建构”,转向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基础,感知、理解、融合多种理论成果的“内造建构”,从而完成古典文脉的接续与再造。

古典文脉的再造,文化主体意识不可或缺。主体身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可以多元感通,下学而上达,此为对中国古典思想工夫理论的要义所在,亦是创化传统、开出新意的前提。不在主体修养上做工夫,亦是现代思想鄙陋之处。深度感应时代议题,是从广大处而言。从精微处论,则评论主体既需要在生活的现场,也需要在文学的现场;既需要密切关注、参与现实生活进程,也需要密切关注、参与文学进程。由双向的感应生发文学和理论议题,同时扎根于传统、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回应诸种议题。主体一旦突破现代以降关于物我关系的认知图式,向古典思想、文化以及生活世界无限敞开,则上下四方、往古来今,自然万象、天地消息均可融汇胸中,打开不拘古今、消泯物我、万象共在的宏阔世界。当此之际,天地物我均呈现障蔽尽去的活泼灵机,世界面目为之一新。如此境界曾见于《庄子》,再现于《史记》,又见于《红楼梦》,也必将显发于能够感应现实、创化传统、融通诸种消息,进而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创造的全新作品中。

文化、思想、文学传统以及生活世界,均变动不居,始终处于朝向未来的未定的开放性的生生不息的状态。大时代的宏阔气象,正是文化主体扎根现实、创化传统并面向未来的视野、格局的自然呈现。如古人论《史记》的文化创意义时所言,《史记》是对其之前整体文化经验的“总括”,同时又是对此后文化观念的“开启”,乃是深具承上启下意义的独异创造。时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深度参与并促进当代文学的文化创造,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学力量的重要方式,其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

作家的青春捍卫什么

王昆



40年前的这个时刻,我正在西部边境一个海拔5000米的前沿哨所。陪我前往边境垭口的是一个年轻士兵,他说:“就到这吧,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站在那里,除了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周围一片静寂。后来我问他,在这边境线上,周末怎么休息。他说:“我没这个概念,我的每一天就是想着,怎么把脚下的地盘守住,守好,半寸也不能丢。”他一边说,一边笔直地紧握着冲锋枪。我问他:“当义务兵该回去了吧。”他说家里有公司,原想回去接手,但现在想法变了。“我是副班长,经常带队到最前沿,这片地方,是我和战友坚守的阵地,我要留下来,我喜欢这种守卫国土的感觉,顶天立地。”就在这个阵地不远的另一个边防连,18岁的陈祥榕烈士在牺牲前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我8年来第37次上高原。这些年,我在边境线上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战士。他们正青春,也正用青春坚守着军人的使命。

开会的前一天,在和青年作家们交流的时候,我又想起边境线上那位士兵。他的青春在捍卫祖国的边防。作家的青春该捍卫什么?

两天的会议,通过聆听报告,感悟老一辈作家对青年作家的殷切寄语,重温文学的初心和情怀,得到了精神上的沐浴与滋养,对一名青年作家的使命,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毛主席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说“世界终究是你们的”。可见,青年的站位就是一个民族未来的站位,青年的使命就是一个时代当下的使命。这十年来,中国军队经历翻天覆地的变革,作为军队的一名青年作者,我的使命就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哨所,把个人的文学创作,更好地延伸到火热的时代生活中,创作更多传承红色基因、讴歌强军实践的作品,创作出更多有兵味、有血性的军事文学作品,责无旁贷。

捍卫一种理想,一种使命,不是空喊口号,不能空喊口号,要像那些边防士兵一样,坚守神圣哨位,紧握手中钢枪,时刻保持击发状态。从一位军队青年作家的

角度来看,首要是捍卫军人的担当,讴歌“清澈的爱”的忠诚底色。习主席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军队作家来说,就是要讲好新时代中国军人的故事。那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人,是中国军队走向世界形象的形象见证。中国维和军人杨树鹏、李磊,为了和平在南苏丹部落冲突中牺牲后,我不愿感染风险,与隔离中的维和队员同吃同住20多天,创作出长篇纪实《UN维和步兵营》,展现出大国军队的使命担当。其次是捍卫作品的质

量。作家以作品说话,作家的终极目标,就是拿出掷地有声的时代作品来。即便信息时代瞬息万变,即便人工智能来势凶猛,我们仍然要以人类独有的丰沛情怀,校准自己的创作准星。摒弃低俗,耐住孤独,承受寂寞,沉心静气,在文质兼美上下苦功,在强化精品上练苦功。我数次抵达一线,为了真实反映那些重要瞬间,在干公里边防线上往返周折,抵达多个哨所,创作出中篇小说《兵车图》,散文《去住马攸木拉》《C连日志》等作品,受到一线官兵肯定。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与它所处的时代相匹配。一个时代的作家,必须在这个时代找准自己的定位。2016年起,我随军队医疗队奔赴玉树高原,累计行程五万余公里,为两千多户牧民宣讲党的政策,与他们同吃同住三年,创作出反应高原牧区振兴的长篇小说《天边的莫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家,就是要勇于面对“大叙事”,勃发介入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激情和勇气。努力超越儿女情长、摆脱风花雪月,主动体验丰沛的挣扎和磨难,书写改革与发展、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与奋斗等时代重大命题。

我相信,所有的边关冷月,都是为了祖国辽阔的山海永继、热气腾腾的国泰民安。我相信,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不仅是青年官兵的戎边誓言,也是青年作家的文化使命,更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共同心声。当下,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各领域各方面,都需要我们青年作家抵达一线,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捍卫清澈的爱与文学的使命,书写我们与祖国的青春。

交流与发展

袁绍珊



(上接第3版)

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工程、国际汉学家大会、网络文学国际传播论坛、中华文化走出去座谈会、网络文学产业博览会等一系列活动蓬勃开展,让我深刻认识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不仅是传播文学与文化,更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中国科幻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是文化传承上的使命感。我们要将中国人对于科技、宇宙、未来的想象,深刻、优雅、活泼地展现给世界,同时艺术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的精髓,传递中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之理。用文学的力量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崭新篇章。

在创作中,我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展现中国特色的未来想象,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不断尝试和反思,利用多元文化资源,推动文学的跨界融合,进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形态。比如我的《AI未来进行式》便是与AI专家共同创作,融合了科幻小说与非虚构写作的不同类型,展现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的全景式蓝图,目前已经在全球出版发行20多个语言版本,发行量突破数10万册。作为青年创作者,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我们定当不负所望。

为了参加这次青创会,我不得不错过了国家奥运健儿代表团访澳的活动。我特别喜欢看奥运的乒乓球项目,中国队、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的乒乓球运动员同台竞技,为“国球”技艺的更上一层楼而努力。国乒运动员谈到未来的寄语,都是“顶峰相见”“相信自己,不止于此”,我也祝愿各位不论是中国内地还是港澳台青年作家,在未来的创作路上,能走得更更高更远,一起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共生努力。